

校园轻小说

列仙叙异

精品

白姬篇

翩竹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校园轻小说

列仙叙异



翩竹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列仙叙异:白姬篇/翩竹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校园轻小说)

ISBN 978-7-5324-9209-1

I. ①列... II. ①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76685号



校园轻小说

列仙叙异(白姬篇)

翩竹著

翩竹图

刘林林 封面彩图

钱黎装帧

责任编辑 汪援越 美术编辑 钱黎

责任校对 王曙 技术编辑 胡厚源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194 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9209-1/I·3517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三瞳图 / 001

第二章 禹元珪 / 021

第三章 人木祭 / 053

第四章 食髓馆 / 079

第五章 夏阳陨 / 113

第六章 不孝獍 / 171

第七章 天地绝 / 211

番外篇 梔子香 / 293

附：《列仙叙异》大事纪年 / 323



列仙叙异 白姬篇

第一章 三瞳图

第一章 三瞳图

转圆法猛兽,转圆者,无穷之计。无穷者,必有圣人之心,以原不测之智,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而神道混沌为一,以变论万义类,说义无穷。智略计谋,各有形容,或圆或方,或阴或阳,或吉或凶,事类不同。故圣人怀此之用,用转圆而求其合。

——《鬼谷子·本经阴符》

是夜,华灯初上。金秋的S城看起来自有一份雍容的华美。不夜城游人如织的街道上,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离开繁华的商业街,拐进一条略为僻静的支路内。

多伦路某某弄某某号,子不语堂。

借着仿古的路灯,男子打开手中的纸条瞅上一眼。蛾绕灯影,照见他灰白的发和冷峻的面色。眼前这条保持着上世纪中叶建筑风格的小路是市内有名的文化名人街。无意于身边别有韵味的洋房和城市雕塑,男子数着门牌一路走过,不时放慢脚步,仿佛在搜寻什么。



终于在一条更为幽僻的小巷内发现了目标。男子走进去，半掩于民居和梧桐后的小店大隐于市。店招上那行书体的“子不语”几个大字翩若惊鸿，于车水马龙的缝隙间守着寂寞。

男子推开虚掩的木制店门，一阵风铃轻响，应声回眸，这才发现整个门框画满类似装饰纹的符咒。强力的结界有效控制了灵力外泄。而门庭内外，灵场的强度几近天壤之别。

“欢迎光临。”未见其人，声已媚骨。灯火幽暗的室内，一身素衣白裙的女店主从内室踱出，笑脸迎人，“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么？”

满室随意陈列的工艺古玩，在熏香弥漫中呈现别样的神秘与蛊惑。

“无他，但求您这店招。”男子不动声色，默然开口。

“什么？”女子神情有变，收了笑挑眉打量来者，眼波刹时变得犀利。

“《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夫人您敢用这样的店招，不等于自曝身份么？”男子用眼尾扫了下屋内的摆设，一股若有若无的妖气正从四周缓缓升起，环绕而来。不由在心中暗叹一声厉害，“今日不是来找麻烦的，只是想向夫人求证一件事——那不久前救了头孢鸢的孩子，是否就是帝嗣？”

“你究竟是什么人？”女子身后的影子忽然分作九条，如罗网般伸展开将男子包围，“既是同道中人，也该知道忌讳。在涂山白氏面前不得故弄玄虚，报上名来！”

“鄙人战国人士，时称烈裔。”

“你是……烈裔神匠？”见对方仍有疑问，男子伸手一抹面额，卸去法力形成的伪装，又掏出笔在墙上信手涂画了一只草雀。待点睛后，雀儿竟然从墙上跃下，径自飞鸣起来！

“果然是涂山夫人，恕在下适才失礼。这种独门幻术，可否证明在下身份？”男子收笔，转身望向女店主。女子见状也缓和下来，身后分叉的影子也重新凝聚，变回一条。

“事关机要，刚才有所唐突，还望见谅。”女子赔笑，伸手将对方让进内室，斟茶招待，“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不过很遗憾，那孩子并非帝嗣，但也算皇族血裔，外加是好友生前托孤。所以……我才时常费心。”

“持有灵穴的皇族？来头不小，可以请问族姓名号么？”

“……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她是‘帝女桑’的传人！”

“什么？”这回轮到男子大吃一惊，“您是说……她是赤松子和白鹄飞廉的遗孤？”

“正是。”女子叹息，“十年前赤松子为封印河图身死，三年前女芥又遭应龙堂毒手，这些你们是知道的。女芥死后，我受托照顾这孩子，可怜她身为姜炎族皇女血脉，如今却只能如此凄凉度日。”

“……恕我多言，既然那孩子持有那‘灵穴’，那么光凭你的荫护可能不够。”男子沉默片刻，向对方提议道，“我也是参与当时封印之人，自然明白那‘灵穴’的灵力来源是什么。倘若她的身



份外泄，应龙堂绝不会善罢甘休。可否请您将她暂交给我，由我来传授她阴阳术，以备不测？”

“如此甚好，只是……”妖娆的女店主皱了皱眉，见男子面露疑色，连忙解释道，“不要误会，我并不是顾虑阁下的为人。只是如今应龙堂那里势力日壮，连我出手时都不得不有所顾忌。阁下一向独来独往，可否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是担心这个，那么您是多虑了。”男子放下茶杯，慨然作答，“‘陪都’目前已责令地仙不得单独行动，我目前的搭档是赤松子的胞兄公输子班……有此人作保，不知可否让夫人您放心？”

“……那么，小莺日后就麻烦二位了。”女子颌首向对方道谢，忽而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从多宝格中抽出一卷画轴，对男子说道，“既然今日得见阁下，有样东西恰好可以物归原主。顺便想请教一下，此物的戾气是否还有办法可以清除？”

男子疑惑地接过卷轴，在桌上铺开。只见微微泛黄的故纸上绘着一尊虎首人身的神像，笔力苍劲，品相非凡。然而诡异的是神像面门上的三只眼睛皆爬满了血丝般的污迹，双手也是一片黑红，仿佛粘满血垢。尤其是那眉心间的一只怪眼，在灯影下炯炯闪烁，样子十分狰狞可怖。

“这是……《土伯图》？”男子大惊，“如何会变成这般模样？我记得初画时并没有点睛啊！”

“阁下见谅，是我一手造成的。”女子起身续茶，淡然说道，

“……原来只是打算借此物了却一桩麻烦,未曾想会染上如此重的戾气。人心不古,世事难测……不知阁下是否有这兴致,听我讲述这点睛的来龙去脉呢?”

壹、目眩

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眼前一派光怪陆离。

我独自蜷缩在酒吧一角,圆桌上已歪倒了三个啤酒瓶。隔一层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绚丽的彩灯,以及并肩携手你依我依的情侣。室内有暧昧撩人的爵士乐和灯光,适时抚慰着一个个寂寞的都市男女。然而现在,无论门外的甜蜜还是门内的迷离,于我都仿佛另一个世界。我只渴望藏身于黑暗之中,如一条遍体鳞伤的败犬,蜷缩着自舔伤口。

想来都觉着自己窝囊:都市中俯拾即是的段落,感情受挫的男人,于酒肆中买醉。

街边走来一名窈窕女子,我不禁一惊,这身形是何其相似!待到走近,我才终于确定,我的眼睛是又一次愚弄了我。她没有来找我,没有电话,没有任何信息。我想这次她或许是认真的了——提出分手以后,她转身离去的背影是如此决绝,丝毫不顾我独自寥落风中,心碎一地。

我不懂,平日里温婉如她、善良如她,为何只在对待我俩的



感情时会变得如此残酷无情？

往肚里灌下一大口酒，曾经的点滴又泛上来，愈加刺痛疲惫的心灵：她的生日是我的纪念日，每年无论亲手与否，一捧玫瑰总是准时送到；虽然时常出差在外，但每次回来，我都记得带给她喜欢的小礼物；每月难得的休假，我用于陪伴她的时间甚至比陪伴父母的还多！可为什么她仍然感觉不到？她以为我的努力、我的操劳是为了谁？她以为我如此拼命是为了给谁一个更好的未来？

心中不禁无名火起，适才灌下的冷酒刹时化作满腔愠怒——不、不对，她不会感受不到的，一定是有了其他原因。忽然想起不久前接她下班时，她向我提起的那个新同事——一米八几的个头；看上去精干又神秘；工作能力强；态度谦和又很会照顾女同事……她说这话的时候眉飞色舞，眼中闪烁着许久未见的灵动光芒……我忿然将酒瓶举过头顶，心里的愤恨与不甘，如腹中沸腾的液体般水涨船高。

放下空瓶的时候，我看到一双魅惑的眼。

一名绝色女子此刻正坐在舞池对面，隔着骚首弄姿的人群遥遥相望。一身绛红色修身长裙勾勒出迷人曲线，与烈焰红唇遥相呼应，散发出销魂夺魄的柔媚光彩。香肩上一袭白狐裘更是将妖娆雍容演绎到了极致！只见她珠唇微启，半眯起一双狭长的媚眼秋波暗送，已胜千言万语。

这才注意到邻桌的几个男人早已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有几

个借着酒劲上前搭讪,但似乎都铩羽而归。我虽无心采花,但当对上她妩媚的眼时,也不禁感到心神荡漾。

“先生,请问这边有人么?”正遐思间,她不知何时已站在面前。我受宠若惊,手忙脚乱拢了拢酒瓶示意请坐。她嫣然一笑,抚发间一缕幽香弥漫,更是摄魂!

“先生似乎是在喝闷酒?”她款款落座,言语大方,“有什么不解的心事,可以和我这陌生人聊聊么?”

心头一阵酸涩涌起。不知是因为她亲和温柔的态度,还是胸中的郁闷实在压抑太久,我竟然毫不避讳地将我的苦恼和盘托出:从我们不失浪漫的相遇,到几经周折的相知,好容易才到了今天可以相依相许的地步,我不明白,她怎能转变得如此之快?怎能如此毫无挂碍?

“……辛苦了啊!”她静静地听我说完,悠悠叹道,“不是你的错,是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这世上已很少有这样真挚的爱了,只可惜,她不懂得珍惜。”

温暖的贴心的话语。一种久违的感动漫溢开来,我不禁红了眼圈。

“先生情深如此,实在是令人感叹。冒昧一句,我这里倒有一件东西可以略解你的相思之苦,不知先生能否信得过我,随我到舍下走一趟?”

如此直白的邀请,倒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了。见我惊诧的表情她掩唇一笑,从容解释道:



“别误会，不是每个逛酒吧的单身女人都是为了解决性饥渴来的。我只是手边正好有件宝物，可以让你的女友回心转意……陌路相逢，言谈投机，也算缘分一场。我纯粹是想帮你一把，但信不信是你的自由，我不介意。”

当我想进一步追问时，她却笑而不答，兀自起身。

鬼使神差地，我竟跟着她走出酒吧，辗转来到市区一条僻静的小巷内。

“请进。”女子将我引入一间古色古香的小店，刚踏进门，便有一股优雅的暗香萦绕而来。不同于劣质香水露骨的刺鼻，而是类似经年檀香，包含着岁月的积淀与淡漠的情调。女子褪下狐裘，随手披上一件杜鹃花纹样的中式外套，掩去几分香艳的同时又添了些许知性魅力。纤纤玉手递上一杯清茶，不知不觉间，心中的郁愁已消去大半。

“这是我同几个姐妹合开的小店……请稍坐，我这就去取东西来。”她转身走进内室，取了一卷画轴出来。解开束缚的红绳，在桌上徐徐展开。

这是幅异常奇怪的古画——没有印章落款，也看不出是哪朝哪代的风格。暗黄的旧纸上惟有一尊虎首人身的怪像，面上三眼，却都不曾点睛。

“承蒙好意，只是……我没有藏画的爱好。”心下不禁凉了半截，我婉言谢绝，心想这推销的方式也未免太迂回了一点。

“先生以为我是在消遣您么？”女子挑眉冷笑，抬手将我按回座位，“你就不觉得奇怪么？这画上绘的是谁？又为何不曾点睛？”

“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恰恰相反，密切相关哦。”女子将画铺于面前，娓娓道来，“此画成于汉朝时期，是一名称做‘烈裔’的神奇画工所为。相传，他的画作或者刻像都无一点睛。因为添上瞳子后，画中的人物就会成活飞走，来去无踪。”

我感到眼前的景物有些朦胧。这香烟缭绕的异境中，似乎那天方夜谭似的故事也有了可信之处。我再度望向那画，只见无眼的怪神目眦尽裂，伸出双手仿佛意欲扑人。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土伯图》。土伯是中国神话中后土的伯侯，于冥府中专司引渡死灵，驱逐恶鬼。烈裔借他的一缕魂气定于这形象中，使这幅画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无论对方身在何处，只要用你的血点上土伯的一枚眼睛，他便可以将那人的生魂摄来，而对方则会意外身死，不留一丝破绽。”

手心中不觉渗出了冷汗。女子凑近身边，一缕幽香掠过耳际钻入鼻腔，直抵心胸：

“如何？很不错吧……无论对方是怎样优秀的人，无论是否身居高位还是富甲一方，只要你想，土伯就会为你把他除去……倘若迷惑的人不存在的话，她就会回到你身边了吧？不用担心，土伯办事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你也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如此实用的物品，您考虑得怎样了呢？”



“……多少钱？”心中暗藏的阴影挣脱出来，顷刻间控制了全身。我攥紧拳头望向女子，咬牙问道。

“不用付钱，萍水相逢，权当做一件礼物好了。”女子笑意盎然，将画重新卷好交于我手中，“只不过要记得哦，午夜的时候用血点上他的眼睛，然后告诉他你怨恨的那个人就可以了……但是这画只能使用两次，额上那第三只眼睛是绝对不可以点的！记住，无论出了什么事，都不可以添上第三只眼睛哟……”

一个噩梦般的夜，我带着一幅古画远离了熙攘的人群。

贰、转晴

近几日来，心情感到格外的舒畅。

那图确实灵验，女友在唏嘘了几天后，也终于回到了我身边。而不久上司鉴于我以往的成绩，又破格给我一次竞争部门副经理的机会！

我将那画挂在了房间里，用血点染的一只独眼在日光下呈现黑红的光泽，仿佛石榴石般熠熠生辉。现在，我已不感到他狰狞恐怖了，相反还有了些敬畏信赖的感觉。事成之后，也的确没有任何麻烦来找过我。于每日出门前望一眼那画，便有如请了尊福神般叫人舒心。

有时不禁暗自窃喜，这一次，我大约是时来运转了。虽说心

中不时仍会闪过“咒杀人命”的阴霾,但只要想起女友恢复如初的温柔笑脸。这点忧虑便立刻烟消云散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我又没有亲手杀人。

让我比较难以释怀的,倒是一同竞争副经理一职的对手——杰。

杰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碰巧来到同一家公司上班,便一直是我的同事兼好友。在能力上,我俩几乎不相伯仲。此次竟然要与他竞争同一职位,心中不免顾虑丛生。

“晖,想什么哪?中午饭是叫外卖还是一起出去吃?”肩头忽然挨了一巴掌,我回过神来,只见杰正一脸微笑站在身后,伸手递来一杯咖啡。

“啊……没什么,只是有点累。”我一时语塞,不敢直视他的双眼。

“是在想升职的事吧?”杰倒是不以为然,径自挑明话题,“也难怪,很难得的机会嘛,任谁被点名都不会舍得轻易放手的。”

“唔……很抱歉……”

“道歉什么?这又不是你的错!我们俩在一块儿鬼混久了,有机会分个胜负倒也不错……我可不许你中途退出啊!记得,无论结果如何,我们还是兄弟!”

“谢谢!”我接过咖啡,朝杰的肩膀回敬一拳,以示感激。